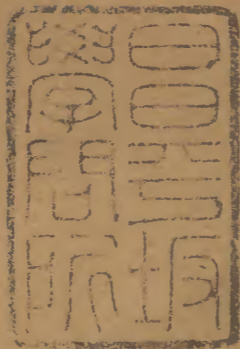


明朝典彙



漢書門類			
九	一	四	八
冊	函	號	類
六	一	四	冊

內閣文庫			
九	一	四	八
冊	函	號	類
六	一	四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9)
函號	294 39

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宗藩下

淺草文庫

比

嘉靖元年五月禮部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獻王主祀不報
 靖江王經杖言本府凡遇正旦冬至初度各該官慶賀朝
 服行八拜禮係洪武舊規今各官改易常服止行四拜
 禮乞查究坐以更改舊制之罪 上曰王府慶賀行禮
 祖訓及諸司職掌開載甚明又有弘治年間奏准儀節
 靖江王如何妄奏姑不究禮仍通行申明與各王府知
 之

六月代王俊杖奏昌化王等府宗室以祿糧缺乏聚謀赴
 京請乞戶部覆議得 旨命山西布政司以庫銀借支

補給仍戒諸宗室務恪遵 祖訓勿得擅出赴京自取
罪戾所司各宜以禮曉諭嚴加防禁

停止魯王陽鑄鄒平王當瀨翼城王當澧食鹽舊制王府
俱無食鹽後以親王初封奏請間有所與遂緣爲例至
是戶部以舊制奏革悉停之

論禮部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許私自
來京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許其父敗
倫莫大今後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官送回止給口糧
脚力不許沿途需索轎夫供應通諭各王府知之

司禮太監張欽左都御史金獻民錦衣指揮使周傳奉命

會勘壽王祐楮榜掠知府李重事回奏 上以重悖禮

激怒親王因公結怨官拔奪官五級承奉長史等官造

謀撥置因辱守官各降調發遣有差壽王賜書戒諭

初秦府保安王誠演卒無嗣庶弟誠淥襲封亦卒復以庶

弟誠激繼襲禮部會議謂郡王庶弟襲封 祖訓不載

今保安王無嗣誠淥誠激竝以庶弟傳襲於 祖訓不

合奉 武宗聖旨封爵重事今後郡王無庶子止許親

支以本職奉祀不許冒請襲封如有朦朧奏擾內外輔

導官治罪不宥保安王誠激既已受封姑准終身以後

子孫不許再襲至是誠激率其子秉棧請襲王爵秦王



惟焯代奏禮部以累經會議不准襲封該府輔導不能以禮陳阻請治罪如例得旨秉棧止令以本職奉祀該府輔導官姑宥之

魯府歸善王當汭有罪革爵爲庶人卒於鳳陽魯王陽錫爲其子健袖請襲封禮部備查當汭原犯及節年庶人子女事例以聞得旨當汭情罪深重其子不准襲封晉府輔國將軍表櫻祖方山王鍾鋌先旣以罪革爵表櫻止襲今封而妄設典仗民校巡按御史沈俊張英列其罪狀都察院議請削奪祿米收銷典仗印信革去民校得旨如議仍貽書晉王切責之

禮部上言各王府郡王將軍有事必啓親王代奏除機密重情及請封王爵外其春秋類奏之時長史司止許批差一人賁進不許一事輒差一人在京潛住營求幹事本府仍將類奏事件送禮部收貯逐一造具各郡王奏本封數及批文數目差人名數送鴻臚寺收候但有王府差來人役挾帶空本在京填寫者緝事衙門卽訪察擒獲追究用印之人從重治罪得旨允行

二年三月初禮科給事中朱鳴陽等言宸濠與其逆黨旣誅緣坐妻孥宜有處分適瑞昌營安王妃袁氏愬其子孫宸潛拱樛等寃而晉府庶人表楸又乞入高牆代其

父奇激罪 上俱下法司因詔高牆庶人數多法司其
通查情罪輕重以聞已而總督都御史俞諫奏稱高牆
庶人有繫至三四世者遺孥日增情既可憫而供應不
貲亦非鳳陽所能辦遂俱下廷臣會議刑部尚書林俊
言已故成銀等五人徽煤二人家屬及庶人奇激宜放
歸各藩鈐束衣糧婚配仍高牆例成鑽等膺鑼等及賓
鑄親屬罪重不可赦宸濠親屬情罪請專遣官往江西
會勘 上是其言命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人奉勅會
鎮巡三司亟審核以聞其餘庶人如故仍勅鳳陽守備
太監加意優恤無剋衣糧以負 朝廷矜恤至意

故遼恭王世子致烙援德王祐榕例請不待服滿冊封

上不許令免喪後行

六月崇陽等府諸宗室二十餘人歲祿不充請借藩司帑
金預用楚王爲代奏從之有承奉潘朝者在京買領關
符還楚需索各宗謝金百餘兩方爲投符而賫奏百戶
童剛亦索謝金二百餘兩各宗不能具金朝暎羣少凌
轢之且曰代奏非王本心朝慙慙爲之爾奈何得請不
德朝也各宗不任其恩悉鬻食具合金與之巡按御史
何鰲奏於朝請置朝於理戶部覆奏從之因勅楚王凡
例外之請勿得代奏

先是楚王榮洙及湖廣撫按官奏承奉潘朝等挾勢要求肆言誹毀指斥親王函忤世子命遣官會鞠之至是都察院覆議朝等十三人情罪比依謀叛宜置重刑其脅從者當謫戍如律得旨如擬仍賜書慰諭王

戶部言鎮國將軍成鐫等子女竝樂婦所生於例不得封今復比庶人例請給食米實於祖訓有違請自正德十二年以後凡非例請給者竝議罷革親王不得代奏違者竝罪其輔導官上是其議

禮部侍郎賈詠以災異陳言一議禁宗室濫娶妾媵得旨各王府自郡王而下妾所生子女每歲造冊類報違

例濫娶者奪其祿子女不得封輔導官匿不聞者罪

益王祐檳奏軍校缺糧原派撫州等處隔遠不便關支請行有司改派別項錢糧以建昌豐盈倉米補足其數上從部議令巡撫便宜處補仍嚴核本府解納人員侵欺那借等弊治之毋得改派分更有違祖訓

初安惠王封平涼無子國除盡革府僚及樂戶畱典仗校尉百人守園洪熙初封韓恭王平涼襄陵莊穆王冲焮者恭王子也支封附王國中英宗令官校隸韓長史供安王祀暇日給襄陵王使令景泰五年冲焮乞承祀安王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鈐遂請得樂戶祀安王

明年樂平王徵錕援鈴例亦請樂戶禮部言親王有樂戶郡王別城居者有事假鼓吹有司其附親王國者假樂戶移長史因請革安王供祀樂戶至是徵鈴及韓王旭樾又請上以安王故特允徵鈴徵鈴卒韓王融燧又令長史革祀安王樂戶徵鈴長孫旭樾再請韓王不許旭樾上言禮樂自天子出王不得擅予奪融燧亦言親王郡王禮樂宜有降殺事下撫巡不能決條奏請制曰與樂戶爲安王祀也

三年二月給事中毛玉勘覆平濠功因言內外官不宜交通藩府上從之命有宗藩地方大小官員但有交通納賄者撫按官指實奏聞

八月晉府西河王竒溯有孝行母病渴王仰祝天池中甘泉湧出飲之病愈又嘗建醮祈禱雙鶴飛鳴遶壇後母卒王哀毀骨立古柏生竒花二朶異香襲人命勅獎諭大同叛卒逼脅代王俊杖索金帛王懼微服率子弟潛出居於宣府至十二月亂始定上遣諭王還國

先是寧化王府奉國將軍竒瀝以僞印盜官銀二千兩事覺詔以祿糧扣除抵還至是償過半矣竒瀝訴宮眷無食乞歲扣祿米之半入官以其半自養上憐而許之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高皇帝勅賜潼關西

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豪民劉仲玉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奸人捏告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止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况潼關西鳳翔東渭河西岸有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土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 上曰已之

寧津懷康王妃史氏聽校尉姚鸞撥置杖殺儀賓王檀代王上其事得 旨鸞按問發遣其子寧津王俊祿以不能諫阻其母降勅切責

工部覆魯府輔國將軍當潰議停卹典以甦民困謂各王府郡縣君已葬歲久仍給祭葬之資徒富親屬耳自今未給者宜官貯他用其官所造房宜改給宗支之應與料價者所領各儀仗宜貯之官俟新封者給之此體國惜財之意請通行各王府奏可

四年二月慶王台滋既爲巡撫都御史張璿告變諸陰事盡泄且見按急自危一日率官屬奪關馳馬出欲走關下自訴宗室儀賓有從者璿皆遮還之閉王別館具疏以聞吏部侍郎溫仁和言王淫亂不法事固有之然未必圖危社稷今見閉恐恚懼而成臯狀未白而卽有殺王之名 朝廷將何辭以謝宗室且萬一有欲脫王者

稱兵興難是迫之反也宜慰王歸府以待驗問張璿又
言王闌出恐變不測請逮王及宗室官屬從王者至京
師上令廷臣集議命王居府待按

六月奪慶王台法爵降為庶人初王為張璿所論行賄於
鎮守太監李昕總兵种助求解昕助拒勿納王銜之會
寧夏指揮楊欽包錦宋傑等各以事獲罪怨璿因藉資
於王共謀殺璿及昕助而奉國將軍台澍與謀未發而
璿覺捕欽等下都指揮常世臣按察僉事劉淮訊治欽
等遂誣台法將為不軌璿具奏聞上遣司禮太監扶
安副都御史王時中錦衣指揮劉宗武往訊獄上台澍

台法他罪有之無謀為不軌事璿所奏與世臣淮所按
各失實刑部尚書趙鑑會議覆得旨楊欽等各論成
發戍如律昕璿世臣淮逮京究問台澍革去祿米之半
台法事再會議聞刑部再議台法昔嘗屈事寘鐔幸蒙
寬宥今怙終無忌謀戕守官罪在不宥宜照弘治三年
處代王聰殊例革爵責令改悔詔如所擬

赦高牆已故庶人成銀膺錕恩鎗恩錁安泛觀錐等家屬
八十八人見在庶人成鑽恩鏹宸池及各親屬五十九
人故久庶人徽燂徽焮家屬駒兒等百四十三人勅內
官分送各王府隨住口糧布花婚配等項給如高牆例

仍勅各王府鈐束戒諭令改過自新從御史葉忠言也
吉王見浚奏討湘潭商稅門攤戶部謂係額辦錢糧所以
備官吏旗軍折俸之用先嘗奉旨不准給上特與之
弋陽王拱橫言臣祖獻王惠王乃四服子孫所共祀非獨
宸濠一人所自出也前以宸濠故覆祀今其孫如臣等
俱蒙聖恩甄別職守如故而二祖不獲廟祀臣竊痛
之乞賜立廟致祀下禮部議道濠之罪不及祖父二王
無罪祀不宜絕當如所請以廣孝思從之

趙府輔國將軍祐棨數縱家人蕭祿等賊殺不辜憾知府
張惠捕治其家人撫惠微事私詣闕上之其姪奉國將

軍厚焮厚焮爲之助趙王厚煜亦疏庇祐棨有詔逮問
法司具獄詞上詔革祐棨祿米三之一厚焮厚焮各奪
祿二月以勅切責趙王謫蕭祿等戍邊張惠亦以行事
不當降運同

初襄王祐楨病廢不能理國事承奉邵亨因竊弄威福往
往詐爲王旨以行鎮寧府縣主選儀賓業已納聘亨索
賄不厭誣王舅受財拷歿棗陽王祐楨謀代理府事不
得恨之誘執亨抉其兩目祐楨亦故多不法自是轉相
奏許鎮寧王長子祐樞亦劾奏亨詞多誣罔上遣大
理少卿袁宗儒偕中官錦衣往訊

五年岷府庶人彥泥妻李氏以罪發高牆乞以子譽棟等
隨住禮官議彥泥子女在未革爵前所舉者乃無罪之
人今使陷於有罪之地將來難以請封得 旨譽棟等
仍留本府責所親屬撫養之

詔出高牆岷庶人家屬時留高牆者甚衆 上憐而出之
以屬楚王鈐束仍令所在有司嚴加約束

楚王榮滅重修靜寺疏請賜額禮部言 祖制各王府不
許私創寺觀楚王之請不可許 上是其言

宣寧王府輔國將軍成罐夫人李氏事姑盡孝姑前不敢
叱婢姑疾齋戒禱神祈以身代灸則先灸臂試痛姑在
牀褥親扶持盥櫛食飲烹浣者十年夜不解帶居喪哀
毀過禮幾絕而甦王上其事爲請詔賜坊曰旌孝

五月詔宗室有闌出百里之外者所在有司遮留卽遣官
護送回府仍奏聞發鳳陽高牆安置并嚴治輔導之罪
六年靖江王奉國中尉約修及經說違例出城經說至南
京被獲守備以聞禮部言約修於四年嘗潛出詔送回
府乃怙終不悛復誘經說以出今經說已得而約修不
知所在宜嚴行訪捕 上令送經說回府已而約修詣
闕告承奉魯潮奸利事 上以約修送繫高牆所奏專
情遣刑部司官會撫按訊鞫

初潘王銓鈺嫡孫胤橙生六歲而王病革恐諸郡王爲患
預奏以橙主府事令母妃郅氏保護長史承奉等輔導
以俟其成及王薨宿遷王詮鏐請命靈川王胤柎攝國
郅氏奏請如王意禮部言王國宗祀嫡孫承重固爲正
禮母妃與事亦當預防請令胤橙主喪禮統府母妃止
令在宮保護府事皆聽長史等官檢束郡王將軍及宗
人不得奏擾長史等官宜盡心輔導有不奉職者巡按
及守巡以下察舉從之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各王府進封襲封王爵者以後子女
照今封號遞加其追封者所生子女封號加否不一難
以遵行查得弘治中樂安王宸湔襲封郡王追封父觀
鎰爲樂安溫隱王母夫人黃氏加封爲妃不遣官冊封
其餘子女原從鎮國將軍所生俱不准追封以後各王
府悉照此例今陳乞紛紛詔旨數易莫知遵守請以觀
鎰事著爲令報可頒行

慶庶人台浚旣革爵復累疏奏辯且誣巡撫張璿私盜府
藏及首前鎮守太監李斯總兵种勛饋送馬匹等事法
司請罪其撥置儀賓毛偉等斯勛逮問庶人徙置詔降
勅切責浚璿事令提督官詳切具奏

十二月靈丘王總瀟奏鎮國將軍成鑑孝行親沒結廬墓

側負土壘塚晨夕號泣不絕。上歎賞賜勅諭獎賚以銀幣羊酒且諭禮部自今宗室中有孝行卓異如成鐵者令撫按官奏聞獎勵。

七年正月降秦府鎮國將軍誠溧及其子輔國將軍秉枏秉枏爲庶人安置枏枏鳳陽奪誠溧諸子秉枏等祿米三分之一初誠溧父子驕恣不道數爲秦王所禁恨之及與鄉官給事中孟竒子莊構訟有司不能決各上疏自理。上遣司禮太監刑部郎中錦衣指揮各一人卽訊之獄具誠溧父子不直乃盡逮繫其黨令秦王切責之溧父子怨望出不遜語秦王以聞溧又陰撫勘官及莊

他事且誣王招術士與談禍福遣秉枏潛走京師奏之上又遣太監戴永都御史張潤錦衣指揮張琦往覆勘溧奏事多無驗而父子前罪皆實。上惡其怙終不悛故有是命。

禮部方獻夫言王府事例成憲俱存而奸人假請托以給物使宗室妄求越分無辜妄費求遂利歸羣小不遂怨歸公朝請將正德四年本部題准累朝政令及改元來事于宗室議奏可爲定例者併錄刻成書頒行王府凡襲爵請封請名夫人儀賓故絕王爵乞封妾媵等奏乞者長史教授查例行春秋二季遣官類奏不合例者卽

爲陳阻碍例奏擾則坐長史教授并撥置之人其差人
誑帶財物俱聽緝獲送回照例發遣內府各監局應造
冊封冠服儀物如期亟辦毋令遲悞爲奸藉詔如擬行
七月以 章聖太后加上尊號詔 上謂王府結親者其
子弟仕宦不許選任京職致令故家世族俱不敢與王
府結親恐爲子孫之累此例 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
令俱無開載不知何年准行然成化前多不拘至弘治
各衙門纂修問刑條例載入遂爲定例不敢復犯甚非
帝王親睦之道吏禮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 祖宗典
章該載照例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者具奏

革去

代府隰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鎮微服詣鳳陽高牆視父庶
人士塋之喪上疏自劾乞負骸骨歸葬不許願留歲時
祭掃以全私情 上憫之許於葬所祭畢則歸後不爲
例其輔導及守衛官仍下巡按治之

八年二月鉅野王府輔國將軍當瀆請以父子應支祿米
賑濟封內饑民且勸 上以祖宗爲法以國本爲重裁
不急之費息土木之工章入 上嘉其意在卹民且以
節儉獻規特勅褒之不聽辭祿

瑞昌王府革爵庶人宸潛等先坐濠脅從概發高牆已而

法司勅明放還至是援例請復原爵禮部議祿米係干
大典遽難輕議第齒於編民困苦可憫宜行布政司於
應得口糧布花外量加優恤

大學士楊一清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 祖宗初無
此例惟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爲
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爲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
遂以入間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例以致詩禮故家衣
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中白丁扳援宗戚轉
相引誘姦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

真鑄宸濠者亦何嘗借京官親戚之力哉 上曰覽奏
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
推誠之意所奏下吏禮二部亟爲議處奏請裁奪已而
該部覆議累朝以來不許王親除授京職蓋亦防閑之
道宜然且左右布政使其官皆二品與在內尚書埒仕
者濟時行道之願乃可以自盡矣有 旨王親事查正
德肆年題准分別族屬遠近事例以聞吏部覆言正德
四年事例屢奉 武宗旨改正今當如問刑條例行詔
從之

九年先是隰川王俊柏以其父謫處高牆乞骸骨歸葬


上許其往奠葬所至是復請每歲春秋得遣人行禮因進其所著太文錄 上允其請以所著下禮部看詳

弋陽王拱橫請得主山川社稷之祀禮部言逆濠不道變置社稷存諸有司拱橫不過約束宗室代理府事豈得與有司之事所請不宜聽許 上然之

十年十月詔冊靈川王胤柎爲濬王初濬莊王有庶子七恭王係庶第一支傳至胤柎故絕例應庶第二支承襲王妃郟氏及合府陵川等王長史韓宗孔等同奏推胤柎攝理府事而吳江王勛消宜山王詮鏞爭立 上切責之胤柎嗣王

晉王知焯性至孝事嫡母郝妃生母彭氏甚謹母妃薨號痛幾絕執喪盡禮有素芝生寢宮白鶴遶祭所

十二年大同軍叛代王充權東走宣府 上遣官問王王父子再遭禍變忠憤自檢得不爲諸逆染蠱

韓王旭樅上言襄陵王  五世同居乞比齊民褒旌輔國將軍偕滑奏亦如之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勅山東巡撫邵錫奉詔查革德府莊田爲王所許錫亦疏其諸撥置官校罪比莊田事竣而相許叅詞猶未結德府儀衛司軍校額一千七百餘人中有逃絕相襲以餘丁私補錫謂其非制行長史司覈狀久不報錫乃檄濟

南知府楊撫俟軍校支領月糧按籍名給之其非正役
補充靳勿與軍校乃大譟不支糧而散一日儀衛副薛
寧率官校軍旗等千餘人以巨石毀濟南府署毆管糧
通判劉知之曳入王府良久釋去撫按官列上薛寧等
橫狀併輔導官罪王亦許錫及撫知之等誣以悖慢詔
遣給事郭應奎會按臣勘之具以狀聞上以長史梁
穀楊孟法輔導無狀下巡按御史逮問薛寧調邊衛軍
校陶榮等發邊遠衛分充軍錫以處事乖方調外任撫
奪三縣勦論王謹守侯度勿徇羣小致滋多事

初慶庶台法以罪廢長子竊橫幼未封誓勅鞏昌王寘

鋤理府事鋤聽承奉劉永及羣小裁損法宮眷薪米及
慶懷王妃王氏供膳取慶府貲產以萬計法淫虐其故
宮婢往往畔歸於鋤復溺愛幼子薄橫內使王羨故怨
法乃誘橫逃之鋤欲擅其府事謀陷法不測乃僞撰口
號托言法所爲謂欲殺鋤令永教橫誦習脅長史等官
錄報撫按論奏然鋤嘗淫其故長子台清妻王氏生二
女又貪刻失宗人心豐林王台瀚陰覬攝府事瀚內使
齊文明求鋤保奏冠帶不許文明乃募李仁正私雕鞏
昌府印僞爲保奏又爲鋤辭理府事奏欲奪鞏昌柄歸
豐林台法亦爲懷王妃王氏上疏言鋤絕其供膳無以

自存瀚復疏劄牀第諸穢輔國將軍台澆效尤淫瀆及承奉劉永長史長進言等諸不法事內使劉寶亦許發劄陰私俱下撫按官會勘乃言事涉官壺非外臣所可按問遂詔遣司禮太監宋興會鎮守大監劉玉究詰宮中事其劄報子婦生有二女及芳嘗強市孟氏女爲妾俱有蹟乃會撫按逮永及文明進言等推勘之盡得其情遂論仁正及永罪俱死餘坐有差劄瀚澆法以應議請裁且言台澆父子乖離難於同居奏上上以寘劄貪淫狂悖傷化違訓下法司會議台瀚爭權奏擾革爵爲庶人台澆姑奪祿米半年台澆遷發并轟橫冊封宜

令禮部會議餘如勘議法司集議請上割恩正法得旨寘劄姑從輕革爲庶人押鳳陽高牆禁住王氏勒令自盡所生二女有司以庶人子女例處之已禮部會議上乃安置台澆於陝西會城封轟橫爲世子勅管府事後十八年轟橫台瀚能自悔過復爵慶世子轟橫乞恩留台澆故邸禮官執議不可至十五年以兩宮徽號詔許台澆還邸與冠帶

岷府彥汰以幽囚嫡母致死逼令多官稱臣革王爵世子譽榮乞令冠帶管理府事至是復請封號不許十三年七月御史張惟恕查勘高牆庶人情罪輕重言長

鑿聰濯聰深秉枌并家眷人口例當釋放乃遣內
臣伴送各歸藩府仍月給薪米養贍管牆太監王德言
高牆庶人有兄弟同居不分妯娌者有子女繁衆房屋
窄狹盛暑炎蒸翁婦不避者請將已釋庶人空宅移令
分住使宗室倫理有序無褻狎之失部覆從之

十一月隰川王府輔國將軍成鎮許奏澤州知州鍾英等
贓罪且請自今州縣官有奸貪不法者許其舉察以聞
章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禮宗藩寵以祿
秩而不假事權誠有深慮且諸宗室奏事例令長史啓
王參閱然後使人齎奏今成鎮違例妄瀆既乖政體又

挾持有司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明竊國柄而陰奪
人心大失 祖宗防微杜漸之意此風一長宗藩皆爲
效尤所係非細請寢其奏令長史啓王切責之并逮齎
奏人員及輔導官治罪鍾英贓罪俟大計核實而明黜
之以一政體 上從其言

十五年正月韓府以祿薄人衆往往凌劫有司平涼知府
吳世良等皆被窘辱旭樞等百五十人至闌總制尚書
撫按黃臣周鈇上言韓府宗室充滿實多乖肆不法乞
勅下韓世子省諭各郡王府宗室務遵祖訓仍前不悛
者從實叅奏處治從之仍詔天下王府一體曉諭

八月勅諭天下諸王府約束宗人時晉府高平王府輔國將軍表檢擅離王府赴闕奏擾故有是命有男子朱學自言爲宸濠子母趙氏育於鍾氏濠敗時甫四歲舅氏趙賢負之亡命私名學挈之往來河南山陝間稍長自恣賢懼爲累棄之去聞母在高牆詣霍丘縣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瘢痣良是法司議宜如濠弟宸潛例禁住高牆從之

十六年晉王新墀言宗室有事具啓所屬親王轉奏項各宗多徑自奏擾請申嚴禁例刑部議宗室私奏屢禁不止蓋由自奏者間得施行又奸徒在內撥置以是雖禁不止今宜通行天下凡宗室違例自奏但非機密又與王無干者俱不題覆第行各長史司及教授啓王轉啓奏另行詳勘若奏勘未結重復奏擾者文案不行其教授及賚奏撥置人等嚴加究治從之

初荆府親王厚熜正德中擅婚附籍蘄州人黃佐女生子女六黃氏例應革退有詔姑免革所生子女不許請名請封其後屢請不得至是王復懇請辭爵分封子女禮部議古者罪人不孥王子女俱長情非得已乃詔聽封初襄垣恭簡王長子仕堰嗣封坐罪革爵次子仕聖仕埭

亦各以罪廢爲庶人第五子鎮國將軍仕環奉勅管理
府事至是疏請襲爵禮部引郡王無嫡子者許令庶子
襲封例詔多官會議僉謂仕環管理府事亦足以世恭
簡之祀所比魯府樂陵王健概岷府南渭王彥濱係一
時特恩難以爲例詔環管府事如故

魯王觀焯狎比典膳秦信等淫戲無度府故有東園離宮
益崇飭之複屋曲房挾娼爲樂羣小晝夜謹飲其中或
男女裸體羣浴於池無復人禮左右有陰議及色忤者
必立斃之或加以炮烙而信等因恣行其胸臆啾啐殺
人甚衆有抉眼截唇死者初魯莊王有北子割莊之半

均給之而以儀衛司餘丁供諸郡王役觀焯悉奪之諸
宗人皆怨館陶王當溲兇暴淫縱先以他事革祿三之
一與觀焯不相能及奉親王約束宗人勅慮爲觀焯所
奪乃糾宗室有憾於觀焯者共以觀焯淫虐狀聞觀焯
亦許奏溲等朋惡禽獸行及諸戕殺無辜事詔遣刑部
侍郎楊志學錦衣指揮袁天章給事周琬等勘之列上
罪狀請 上割恩正法 上曰觀焯等違 祖訓法當
革爵念其幼穉姑從輕革祿米三分之一令圖省改當
溲仍革今祿米三分之一觀焯等住祿半年秦信等處
決發遣如擬離宮姑勿毀

禮部尚書嚴嵩言鄭王厚烷奏進慶賀謝恩四疏俱稱弟
不稱臣稱皇兄臣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故國家制
宗室懿親雖伯叔尊行亦必稽首稱臣所以嚴大分遏
僭踰不可違越者也今鄭王乃輒用家人之禮罔識君
臣之分皆長史等官不諳典制有失輔導法宜叅究仍
通行天下王府奏進章疏表文務恪循典制毋妄意稱
謂以乖禮法上是之奪長史等官俸三月仍通行遵
守

十七年武定侯郭勛奏請令天下王府新生子女皆如期
奏聞若年歲未及倫序不明及擅婚等弊皆不得妄請
有司應奏不奏者罪之禮部覆議詔可

初徽王之國憲宗賜給鹿邑莊田後管莊人與佃戶構
訟事聞戶部尚書梁材等議請革去管莊人役第令有
司徵租王奏以爲不便上從其請至是嗣王厚燭復
請給勅鐫碑以示永久部議仍執前奏上怒責其故
違明旨抑勒宗室時材已去位合材以待郎閒住侍郎
堯封等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錦衣衛逮治
十八年七月徽王厚燭以用緇陳乞引鹽戶科駁止已復
請戶部以例不宜予上重違王意予長蘆鹽二千引
第不許爲例

徽王厚燭建樓乞額名并乞賜文房器具與奇香異品實
其中 上賜名養德而所乞之物所司查無例不可
以恩詔釋高牆輕罪庶人并所遣妻妾子女共四十五人
岷王彥汰以 慈孝獻皇后之喪請恭詣闕下奉慰疏中
稱敬惟字 上怒禮部議詔免諸王來赴不知遵守又
稱敬惟無人臣禮宜治輔導官罪詔巡按御史逮問
初周世孫朝綱援楚世子顯榕例乞卽於服內冊封禮部
駁寢其事至是復奏許之

樂昌王乞徙代州給事丁湛言樂昌以城域狹隘物價騰
貴得徙代王亦以是爲請何以應之天下宗藩類皆聚
處一城亦皆以是爲請又何以應之代藩北控邊鄙南
輔圻甸比之他藩尤爲最重數年以來叛者繼起稔惡
不悛皆積疑所致近甫少寧正宜休息示以安靜無故
改遷搖惑衆志不可已而禮官議竟徙朔州

代府吉陽王聽注言臣妃已故無嫡出而臣年老乞以庶
長男俊權改封爲長子禮部引 武宗時東河王改封
庶長子當境例爲請 上曰改封非 祖宗舊典而正
德時多資緣濫恩自後俱不許爲例報罷

周府鄆陵王府鎮國將軍安瀕潛詣闕下獻修煉還丹書
且乞擇名山立壇以試其術禮部以安瀕說幻妄不可

信顧其意猶以永聖壽為言宜免罪而該府輔導官及
 關津司察者下撫按逮治報可
 詔切責慶成王表栾革輔國將軍奇漳等奉國將軍表桃
 等鎮國中尉知燁等祿米三之一山西布政司歲解祿
 糧汾州給散諸宗室奇漳等聚眾入州劫取五鞘飾以
 節年拖欠之數啓表栾代為之奏撫按請重降革以懲
 不法遂有是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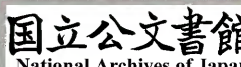
楚府儀賓沈寶怨楚王疎之疑王幸臣總旗甘玉海撥置
 乃誣奏玉海率眾為王壽呼萬歲且誘土演武設水戲
 如水戰狀撫按官言王年少未有過舉當壽且時以父

端王喪免賀寶以私忿誣王詔黜寶為民

禮部尚書嚴嵩奏魯府鄒平王長孫觀熾應襲輔國將軍
 健柯爭之臣議不許健柯誣臣得賄欲惑眾聽以遂爭
 奪上曰觀熾倫序應襲健柯累爭嘗下勅戒諭乃浮
 辭汗鱗大臣大悖祖訓令錦衣衛捕其營求之人不
 得遣校詣府捕得劉廷爵王朝卿訊服承戍邊衛割健

柯全祿

十二月崇王載境為父恭王請墓表禮部言韓府襄陵莊
 穆王憲宗嘗允其子範址請令詞臣撰銘崇王曾祖
 皆嘗賜墓表請如王奏上曰宗室給壙誌此祖宗典



制安得有賜表事襄陵王立石已非例崇兩王表墓皆先朝誤恩後有乞請宜考累朝體例議覆

二十年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襲爵遣校尉至京以黃金千兩白金二千兩賂嚴嵩復以白金潞繒賂儀制司令史涂旭王府科胥人黃璫姚忠嵩爲題覆表相宜襲從之東廠邏卒緝知行賂執以奏聞法司鞫實論旭璫忠各戍邊又秦府永壽恭和王庶子惟熿與適孫懷堪爭立以白金三千兩賂嵩亦受之永壽莊僖王妃遣人擊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嚴嵩貪污顯著竄亂國典頃者表相謀襲祖王爵惟熿與懷堪爭襲嵩納重賄

各爲題請乞勅該部同都察院公議應否并斥嵩以爲大臣貪墨之戒上曰邇來各王府奏事貨賄爲弊屢禁不悛其緝事衙門不時指捕表相下撫按官查核惟熿俱俟勘報處分嵩因上章辯理求去乞下廷臣會議以明心迹詔事已有旨安心供職

十二月蜀王讓栩唐王宇溫各上黃金千兩白金萬兩助建宗廟詔各加歲祿二百石玉帶一蜀王受帶辭祿汝王祐楨自修佛刹援弘治中賜崇府清戒寺額例請名上不許曰寺額近未有賜崇府例未可擬王自名之二十一年正月初虜犯大原寧化王府輔國中尉知燦挈

家出避遇賊執其子女巡撫陳講匿不報晉王疏聞
上切責宣大鎮巡官亟行訪取講俟勘報論罪因諭諸
宗室遇警宜率衆固守毋輕離城府自取窘辱
四月秦王惟焯進銀萬兩周王朝綱及諸宗人進銀六千
兩助建宗廟詔加惟焯祿米歲二百石賜玉帶一朝綱
玉帶一衣一襲周府南陵王睦模亦奏獻祿米三歲助
工詔以宗室多貧常祿自給止之

六月河南諸宗人缺祿米三百萬石周府鎮國中尉安滋
糾諸宗數百人凌逼撫臣欲於例外加銀出袖中狀勒
令批下有司撫臣魏有本慰遣始退列狀上聞 上曰

宗室擁衆凌逼撫臣不守法度本當通行究治但罪重
首倡安滋革爵爲庶人餘令周王遵照勅旨嚴加約束
仍治其輔導官罪

靈丘王聰滿奏絳州城池平淺虜報時警乞徙避平陽詔
王不得擅離本土搖惑人心城池命有司勸議增展

二十二年六月奪肅府金壇王真洵所親張瑞犯死罪洵
小衣持刀率妾婢官校四十餘人自州獄劫出之御史
伊敏生以聞詔切責真洵奪祿一年令所司捕瑞驗治
詔革魯府奉國將軍觀熈爲庶人發鳳陽高牆禁住初禮
部以宗室越關赴京者請嚴爲禁例以後有故者輕則

革去爵秩重則送發高牆原詞仍立案不行詔著爲令
乃來京續奏者不絕先是靈丘王府中尉俊構以刁詞
至京上惡之詔自今宗室來京不分事情輕重俱發
高牆至是觀熈復以誣詞來奏遂有是懲

巡按河南御史趙繼本言永寧王府鎮輔奉國尉合郡縣
主君三百餘人數洶迫布政司署此輔導等官誨訓不
先所致宜罪詔宗室儀賓擁入官署男女誼譁輔官不
啓王禁止失職令閒住儀賓奪俸半年

十月初伊敬王薨勅世子典模攝理府事法當除服冊封
典模援楚世子例請冊封不待服滿詔可

二十三年初胙城王府故奉國將軍安治嘗娶樂婦生子
女及妾斑氏所生皆稱嫡出至是淑人張氏具奏發其
事給事中周家言近例宗室妾媵將軍不過三人中尉
二人今一切廢格而諸王府奏選妾媵不言嫡嗣有無
奏報子女不言母妾來歷冒濫滋甚宜詳議條例著爲
令甲禮部覆請令各王府奏請娶妾皆明著年齒幾何
有無嫡子及妾必例得選娶所司奏實乃許之諸凡庶
生子女應請名封者皆明著誰氏女第幾妾所生不得
以庶冒嫡以姦生冒庶出違者究論如法詔允行之
十月初弋陽王拱橫攝府事請以審理兼輔導上怒其

續奏無已部議拱橫恣意陳乞漸不可長且郡王府止
教授典膳前所增設踰制得旨拱橫奪祿三月額外
增設審理等官俱削去

十二月禮部言郡王之請封長子猶親王之請封世子均
之欲正各分以俟承襲也親王與妃年五十未有嫡子
得立庶長子爲世子載在祖訓則郡王自可例推若
郡王長子不得改封恐繼襲之分未定而爭奪之禍由
起乞聽郡王之請亦得改封詔准改封著爲令

一十四年三月詔發慶成王府奉國將軍巴革爵庶人表
檄於高牆開住降奉國將軍表械表橐表梲爲庶人表
檄等坐糾率羣盜肆毒宗枝俱爲撫以所劾而表檄尤
以稔惡不悛違訓蔑法故特加重焉

徽王厚熹以鈞州徵解祿糧不時怒讓知州陳吉吉不爲
理又嘗以他事榜笞本府軍校於是長史李應時等遂
率衆毆辱吉吉不勝憤與應時等各相訐并發王所爲
不法事王具疏自訟上怒趣命械吉至京以撫臣維
昂按臣王三才不早具奏并逮之

九月楚世子英耀伏誅英耀狎比羣小徐景榮等先以匿
姦宮人方三兒事覺楚王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耀
恨之端午王置酒召諸宗室樂戶宋么兒侑觴英耀見

而悅之令劉金潛約之別館王知之復欲杖殺金金聞大恐乃密白英燿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遂謀以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集其黨田堯謝六兒張貴等分執銅瓜木挺伏堂後約舉砲爲號日晡而王至時武岡王顯槐亦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英燿舉手令張貴放炮金等卽率衆從王座後擁出六兒手以銅瓜碎王腦田堯等惟挺亂下立成衆皆驚走武岡王聞變往救亦爲亂挺所傷王旣歿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徐昇入內寢翼日乃殮長史孫立等謀稱中瘋暴薨訃於撫按各衙門

武岡王告變事遂泄巡撫車純巡按尹敏生以聞英燿遣人追襲其疏不及謀自爲辯使指揮甘玉海等勒取崇陽等王顯林等保奏又爲辯疏使承奉王憲多賫金錢上之獨通山王英炊不肯從陰奏英燿弒逆狀并勒印安保事詔司禮大監溫祚駙馬鄔景和刑部侍郎俞茂監錦衣指揮袁天章會鎮巡等往勘武岡王具揭英燿大逆不道如通山王言於是祚等奉勅收其冊寶拘之甌城會撫按驗治徐景榮等各詞服論罪具奏上復合法司集廷臣雜議議入制曰英燿悖逆弒父罪惡無前旣經勘實朕不敢赦命公朱希忠祭告皇祖斬

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景榮等二十六人凌遲處
死長史孫立等皆斬顯林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吹顯
槐俱賜勅獎諭慰及銀幣仍以書諭各王府

禮科給事中查秉彝條陳宗室事宜一議封祿言河南山
東山西王府祿糧多於國初已數十倍今當亟圖善後
之策或擇隙地而散處之毋使專在一方或量減該省
運解上供之數補充祿糧或令數省通融協濟以寬民
力乞勅當事者熟計其便一重恩典言各王府每當請
封專聽內使官校藉口苞苴淹延歲月啓倖冒之端請
悉按大明會典勘定其法外特恩不係故事者毋得援

以爲例一肅闡教言各藩設有樂院導欲長姦近者莫
耀逆節釀自婦人宜申明私婚狎媚之禁而嚴扶同勘
結之律奏報必稽其實勝妾必核其數歲登玉牒必以
其期庶端本清源亂端可弭一什交結言國初分封自
一二遠藩之外不給莊田防其與民爭利而生事端也
今土豪托獻羣小構結王莊之田在在有之及白蓮彌
勒之教盛行民間皆詐稱王莊佃僕漸不可長宜嚴禁
之一飭藩度言春秋之法王人不得外交諸侯法制相
繼以克長久今藩臬之司岳牧之長皆天子命吏而與
諸宗郡王以下筐篚相餉遺飲食相綴接狎昵成風旋

卽召悔甚而攘袂詆罵法不得施今宜舉春秋之義先責有司而後以法裁諸宗之弗飭者一擇王官言長史教授等官日侍王左右善惡之趨視其所以道之請自今於舉貢內選補賢能優異者許撫按官保奏叙遷仍倣古宗學之法親王年十五六以上長史率其屬授以經義 祖訓待其卒業方許保勘請封從之

二十五年十月代府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等謀反伏誅先是充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櫟俊樞潞成王府鎮國將軍俊振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燭充燮好聚兇徒鬪酒作奸大同人張文溥李欽及李舜臣張

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充灼等以劫奪大同劉知府賄物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充灼邀各宗室及文溥等飲充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城門納之殺代王及鎮撫大臣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草場兵馬不得屯牧爲善衆皆從之張淮告其黨妖人仲太仲太曰我師羅廷璽若來無事不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許訥入見充灼稱其有天分充灼大喜告以謀廷璽乃爲畫計令告小王子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攻鴈門關納王廷榮爲內應平陽立

充灼爲主遂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充灼以爲然乃使廷壘出納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旗牌火器充爇受充灼密謀令其黨門四等持俊棄俊掖所造火器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大奸謀令下緝捕獲門四等驗治未決次仲太和衛奉者曉虜語嘗引虜得計遂使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岍遇小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畱府半送小王子所用爲識還造充灼充灼使文博爲表文與小王子中皆逆語賄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持僞表

旗幟出邊旗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尚文使人出邊哨探詢以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怪而追之及奉等榆林同索得其通虜表物收奉等至尚文所鞫之具得充灼等謀狀萬達密啓代王收充灼等而分捕叛者羅廷壘取叛籍洗之仰藥死餘悉捕獲奏聞上命械充灼等反形已具充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深重充爇充爇俊櫟俊櫟俊振次之俊棄俊掖造火箭又次之奏上詔如所擬以充灼等所犯應決不待時但今獻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復請上乃報曰充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

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
法難容充爇等受謀燒草俊標等亦穢隨同聽難分差
等充灼俊桐及充爇充爇俊標俊棠俊標俊振俱令自
盡焚棄其屍俊棄俊掖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
欲何爲降爲庶人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十人俱依謀
反律棄市梟首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
二十六年鄭王厚烷言各宗室赴京事非得已皆由親郡
王多方規利沮泥不行故有十歲未名終身未嫁娶者
宗子之家益盛支子之家愈窮且宗室犯罪 祖制縱
有大過亦不加刑各府有筮楚慘酷者請勅各府一體

遵守毋得妄爲及宗室有犯不必究輔導戒下人將所
統親郡王量罰祿米以示懲 上曰宗室越關赴訴禁
例已詳慮有情非得已每從寬處乃玩法不悛自今如
此者巡按御史勒限勘奏干礙親郡王一體究治禮部
將行勘未報者查催具報仍通行各王府知之

六月靖江王邦寧奏臣祖奉 御書全支本色祿米嘉靖
六年戶部奏照弘治十六年例本折兼支臣屢奏未奉
前旨未敢支祿者二十餘年緣此草場被侵軍校竄匿
前後御史按察使執臣侍衛筆灰獄中實由減祿之故
體統陵夷伏乞給臣全祿仍正諸侵臣者罪臣謹卹寇

服避居城外若不得請當削髮披緇不敢入府矣上
 曰邦寧奏為祿米牽撫紛紜詞多忿激跡涉要脅禮部
 會戶兵二部都察院閱議以聞已巡按御史徐南金以
 邦寧聽信姦黨趙相等撥置違法害人諸事上聞詔刑
 禮部等衙門一併叅議刑禮戶兵部尚書都御史屠儵
 等叅覆祿米已有弘治定制擅難輕議邦寧所奏與南
 金所叅情節互異事干宗室宜遣給事刑部錦衣各一
 員捧勅去同都御史接管巡按秉公核治詔依擬
 一十七年四月岷府鎮國將軍譽林以父彥泥故南安王
 也初與其兄岷靖王彥汰相告言不法事坐廢錮高牆

至是老病為之陳情乞釋令生還不則願棄爵入高牆
 供養 上以彥泥罪重且入高牆養父無故事皆不許
 周府鎮國中尉勤熒前以奏其祿糧奪祿一年至是復潛
 至京上疏曰臣前以建言得罪遂失常祿資身無策日
 夕將填溝壑然與其死於溝壑不若死於闕廷惟 陛
 下哀憐裁察 陛下躬上聖之資當以古帝王為法乃
 厭棄萬幾溺意長生之說以齋醮為許謨以興作為急
 務獨不思秦皇漢武梁武宋徽之所就竟如何耶數年
 以來朝儀既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
 競成風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臣將不知所終矣邇者天



心仁愛災異迭見朝廷不聞有罪已之詔大臣不聞有引咎之章而祥瑞慶賀之疏紛然日上恐非所以承天變也伏望念祖宗創業之難敬謹天戒復朝儀屏邪枉罷土木之工開忠諫之路下詔求言以資治道慎選巡按以清貪濁則天意可回不難名與堯舜符高將壽與堯舜竝永矣臣非不知言出禍隨然得與劉向李勉趙汝愚同遊地下死且不恨上大怒曰勤熒本求補祿米顧乃違例越關浮詞訕謗上年周王奏其刁潑姑從寬處今又蔑視君上狂悖彌甚情無可原其降爲庶人押發高牆安置仍命巡按御史治其輔官之罪

寧化王府奉國將軍奇濺爲其姪表榮等請冠帶廩給及婚嫁費上不許仍令各王府嚴禁宗室婚嫁狎近倡優之禁所生子女毋得冒請名封輔官不諫者重究詔兵科給事中王國禎刑部郎中張芷等至廣西回撫按勘核靖江王邦寧具得諸貪虛不法狀以聞上仍令法司會官覆實乃詔責邦寧奪祿米半年謫遣趙相等如律仍令本府宗室毋得私入郡城違者治輔導官及守門人罪

慶成王府鎮國中尉知憊病其恭人賀氏知必不起卽潛自縊家人救之旣而復吞水銀家人又救之賀氏曰毒

已入臆腑不可救卽可救吾將復求死所矣遂閉口不
飲食亦不復言竟與知熹同時卒慶成王表栞以聞禮
部謂恭人命婦無旌表例具疏請裁 上嘉其節詔特
許之不爲例

七月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
存誠四箴演聯珠十首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
木爲規 上手批曰爾探知宗室有訕謗者故茲效尤
彼勤熨一無賴子耳爾真今之西伯也諸欲爲請爲之
會典親郡王及其子應襲爵者給勅管府事俟服闋日冊
封自伊王典模 卽 卷 贈 宮 眷 爲 詞 往 往 於 服 內 襲 爵

遂紊初制至是蜀王讓栩薨僅半年其子承綸亦稱國
貧請以今歲冊封禮部以近例爲覆得 旨報可

二十八年伊王典模奏府第比連洛陽縣并縣之東又新
設察院非所以隆體貌辨等威也願將本府外東北隅
空地移蓋縣治并學察院舊有公署請勿再設科臣劾
王恣意紛更妄行奏請乞論責之仍移罪長史得 旨
舊設衙門不必更長史姑宥之

四月河南撫按官奏徽王修理府第約費十萬金先於開
封府支銀萬兩送府自行修理其九萬兩如崇 府例
每歲派徵一萬兩期以九年完送部覆徽府宮規制比

會典稍修宜行撫按官覆勘具奏從之徽王厚燾奏言
臣修理府第行撫按官再勘御史張坪叅議李洛僉事
李延康遲延三年得臣厚賂方與會議布政紀常求索
不遂將臣造報府第改爲修墳陰爲呪咀 上怒諸臣
欺慢詔坪常俱革職閒住洛延康各奪俸三月該府料
價令新任撫按官速行給處

初崇陽王顯休及奉國將軍榮涪鎮國中尉顯棹顯蘂阿
附楚愍王多爲不法奉國將軍顯桡欲詣闕奏聞爲愍
王所侵辱復欲赴京顯休知之與榮涪等羣伺顯桡出
亂擊之立死顯桡長子英焜等奏訟之數年不得白愍

王遇變攝國武岡王顯槐暨各宗儀百四十人發其狀
撫按以聞詔司禮太監黃錦刑部侍郎傅翊錦衣指揮
鮑瓚往按獄具法司覆請得 旨顯休毆死從兄罪惡
深重勒令自盡榮涪顯棹顯蘂禁錮高牆

十二月以秦府永壽恭和王秉樞庶長孫懷堪襲封永壽
王初恭和王正妃無子宮人張氏先生子惟燿內助邵
氏生惟熿因進封妃惟燿封鎮國將軍先恭和卒子曰
懷堪號王長孫王薨懷堪主喪邵氏因奏臣進封爲妃
惟熿封鎮國將軍惟熿固嫡子也援吳江王例爲請懷
堪亦援鄒平王例奏乎十年不決秦王懷堪奏懷堪恭

和長孫令攝行府事惟憶王牒明開庶生邵氏以生子方封九卿議邵王妃卒但有庶子不得選娶內助所生亦爲庶子此累朝定制惟耀之生在邵氏入府前邵氏封妃出一時特恩則惟耀惟憶俱當稱庶俱庶則當歸長上曰懷塔既稱庶長准承襲以後郡王妃故不得封繼妃著爲令

二十九年降鄭王厚烷爲庶人禁住高牆礮管理盟津王府事庶人佑樞寇帶聞住奪東垣王厚焜繁昌王祐枋祿米三分之一厚烷讀書能文折節下士好傳詭祕不情之事欲以釣竒取譽大爲諸宗所忌盟津王子祐樞

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會進萬壽表厚烷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壇祐樞遣使進香而厚烷不與上怒下其使者於獄祐樞遂許奏厚烷招集凶命私造兵甲與妖人宋剛等謀爲不軌厚烷亦許祐樞擅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逼殺良民等事詞連厚焜祐枋詔遣官會勘至復厚烷謀反無驗然信惑群小多爲不法創二仙廟有才等館皆上僭無狀而掉弄章句規切至尊尊法當首論祐樞縱惡殃民厚焜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以上命法司再勘乃降詔數厚烷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罪降發高牆仍暴其罪惡各王府祐樞等削罰有差

先是王府諸宗室越關赴京皆得重譴以去而來者不止
給事中思忠等言此實小人慫恿其中事成則自爲利
伏法則不與其憂註誤宗室爲罪不細宜窮治以警將
來禮部亦言國家待宗室各封婚錄給予如制優厚之
若此有冤欲言則令親王轉奏輔導官不得阻抑體念
之若此而擅離封域則有革爵高牆之例所以禁制之
若此今屢劄不悛恬不畏法由左右不得人而羣小漏
網者衆也請申飭各王府各撫按諸司凡宗室奏訴事
情啓王轉聞或過抑不行者許撫按爲之代奏有越關
奏擾者皆叅治如法其撥置與俱來者所司逮捕以重
論所過有司驛遞嚴加稽察不得容隱詔悉如議

三十年四月代王廷琦獻銀五千兩汝王祐楫獻銀三千
兩德王載燈獻戰馬八匹銀一千兩徽王載煥寧化府
輔國中尉知泉各獻銀一千兩助邊俱賜勅書獎諭
三十一年昌化王府庶人俊槽以貧無賴詐遣其妻楊氏
質富人趙輻家因誣輻以奸夜率潞成王府中尉俊楷
饒陽王府庶人充奐等襲劫其家輻先知避俊槽遂與
俊償共殺楊氏事聞下法司按驗得實上以其敗倫
傷化勒槽橫自盡發充奐禁住高牆命撫按治教授賈
鎮等罪

給事中王鳴臣言王府買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爲己私業而陰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贖累糧里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卽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宸濠國除以府事暫令郡王管理而不冠某府二字於上於是宗室遂起爭心計奏弋陽王子多熿不宜世襲管理禮部因援山西交城襄垣慶成府例請令建安樂安弋陽三府分管建安以鍾陵一府附之樂安以石城瑞昌二府附之弋陽以臨川宜春二府附之凡事轉奏行慶賀禮轉次從尊仍更次弋陽王印革管理舊名從之

三十二年詔革韓府樂平王府輔國將軍旭桐襄陵王府鎮國中尉旭植爲庶人發高牆禁住降襄陵王府奉國將軍旭棕旭楠鎮國中尉旭桐爲庶人停韓世子謨興長洲王融煥等將軍偕漁等祿米各一年半襄陵王融煥祿米三之一仍勅諭韓王融燧改過守法管束宗室初融煥同旭植等謀疏連宗室二百六十餘人奏許韓王兼并山田市肆虐殺無辜招集無賴諸奸利隱隱事誣以不軌韓王亦撫襄陵王諸宗室兇淫不法事奏之上以事于宮壺遣內監官張朝往同撫按官會勘各得其狀旭桐嘗嚙父傷指植倡議誣許棕桐黨惡行私楠

主刀筆融煖等及偕漁等各不泐狀融焚挾私逞忿誣及親王而亦多爲不義韓王貪得嗜利任用匪人兼併暴橫事各有蹟餘誣妄削奪罰戒有差其所占官民山田等地各給主入官諸撥置黨惡俱論罪如律

七月魯王順垣父端王病嘗藥祈神請以身代及薨臥苦茨啜粥者期月徒跣扶輿衰絰三年又捐千金及湖數頃賑饑有司以聞詔旌其賢孝

八月晉王新輿奏西河王長子表相孝行感雙鶴之祥詔賜勅獎諭

禮部以歲終當遣官冊封宗室而畿甸災傷驛遞艱阻請

移來年四月應古者孟夏封諸侯之禮詔可著爲令

三十三年二月初淮莊王元妃吳氏生嗣王厚燾繼妃周氏生紹興王厚燾周氏別葬青山渡比厚燾益長以母妃不祔葬歸怨厚燾因許其陰事厚燾亦指摘厚燾諸不法狀上以繼妃別葬非禮令卽遷祔王墳仍諭燾懾改行親睦

三月初代府饒陽王充黠數以事侵代王廷琦恐得罪乃詐以陳言邊事爲名先暴揚鎮巡官之惡上爲逮繫巡撫何思總兵徐仁等充黠益驕遂與王互相奏許王奏充黠暴悍險賊挾私凌長及毀銷金冊占愆罪囚毆

辱公差充黠亦持王陰事累疏自訟前後勘者畏充黠口及其黨鎮國將軍俊棨等終未能決及巡撫侯鉞奏奪其祿充黠怒不肯承出不遜語上乃遣司禮少監王臻卽訊臻與撫按三司官會問祖洮金冊果失所在而問官前後爲充黠所抑辱者亾命惡少匿充黠府中者至是皆發其代府陰事獨侍衛左右與民權酷爭利及霸占山場王不能禁他皆誣臻等白狀因言大同極邊之地宗室繁衍俗習刁悍所賴廷琦一人約束之而充黠自負其才辯黨與足以鼓煽是非搖惑觀聽大獄屢興連年不解使得行其計各府效尤貽禍不淺疏下

三法司會議 上命革充黠爵送高牆禁住奪俊棨祿一年仍勅諭廷琦令改過守法

三十四年九月宣寧王府鎮國中尉俊琛以爭娼婦殺其兄俊穩詔勒令自盡奉國將軍聰況以黨惡降庶人宣寧王俊相鈐束不嚴奪祿一年

閏十一月初魯府歸善王以罪廢高密王無子爵除二府將軍或載故王所遺銀印占用民校不以還官至是東甌王建楸具疏白之且言近年詭詐宗人多以妾媵所生朦朧開報輔導等官受賄欺罔今年六十無子待臣身後所受臣祖莊王修建府第屯厰盡歸魯府其他郡

王絕嗣宗支不得彙緣請封府第屯廠宜以臣爲例盡歸親王收管轉給新封郡王免請府價以省民財萬一請著爲例禮部覆如王奏報可

三十五年八月初 上以徽恭王厚燿敬奉玄修特從其請使得佩真人印至是嗣王載瑜所爲多不法 上謂僭妄之原皆由假借父印得以肆行乃命錦衣衛遣官收之

九月廢徽王載瑜爲庶人王國鈞州初王嚙其知州某衡命執而箠之至死巡按御史劾王大不敬 上謂御史庇其部官逮詣京廷笞之王益橫日嗾護衛卒搜士民

美田園及木石異者輒沒入之民間子女稍端麗者俱強昇入府爲宮婢不可則以予衛卒其宮婢小有青輒箠歿焚其屍或生啖虎豹或生銅棺中燎焚歿痛哀聲徹道又庇其伶人使凌轢搢紳士搢紳士道遇伶人輒辟易不則必遭唾詈或有被擗掄者間以白王王仍伸伶人不爲問又架飛梘數百丈自北城女牆上連府中後苑命伶人爲械激潁水入梘輪後苑池沼內其梘柱所植處無論士民等舍卽發屋翼之不可卽遭撲或沒其地士民皆重足立先是王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服之云能延算有梁散人者以羽客出入王門下散人知

上好方術乃竊王鉛走京師黃緣獻上上服之喜復
索鉛散人不能繼貽書求王王謂吾鉛當自獻何爲假
彼爲彼市寵也乃不與散人嚼之初王好微行嘗從其
食客之留都及鳳陽遊數月乃返一日上從容問散
人邇遊徽邸知王何似散人以前却奏曰日者猶未諳
事自之留都還乃大曉暢上愕然自是疑王而州民
耿安者有女在王宮以過榜歿毀其屍安慟女非歿走
京師上變告王謀不軌且指其潛窺留都及鳳陽睥睨
非望諸罪狀下河南撫按勘覆不妄上怒命削王爵
廢爲庶人禁錮鳳陽於是撫按督衆圍王宮王懼命妃

妾四十人嚴粧自經王亦經歿貲貨没入官初王庭鍾
鼓自鳴後苑見羣羊出沒占者曰當亾國王不悛故及
三十六年四月鉅野王奉國將軍健樞有罪發禁高牆降
其子鎮國中尉觀烜爲庶人樞父子淫虐禽獸行樞嘗
奪人子女爲奴不從則支解之焚其屍烜強妾其祖姑
之女孫尋爲其妻殺之魯王願垣以其事聞故有是命
五月往年河南盜師尚詔起謀劫鳳陽高牆庶宗不果於
是當事諸臣言高牆有五防守難周宜併而爲二且繫
累滋衆請量釋其情罪之可原者事下禮部會法司議
覆釋庶人聰湫等五人及巴故庶人宇淙等九人妻孥

其歸併高牆事下鳳陽鎮巡官議之

三十七年三月山西寧化等王府宗儀以索求祿糧不遂圍布政司門毆傷左布政使劉望之下禮部都察院核狀以寧河王奇法主使革祿米三之二降爲首鎮國將軍表檻中尉表欄爲庶人餘各罰祿一年命晉王嚴加戒飭仍行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并撥置人罪

十一月樂平王府輔國將軍皆潮長子旭得背父出遊莫知所之旣而聞有詔追治乃遣使獻助工銀二百兩詐言詣闕病留中途待命上初不知其詐受之及是旭得歸府禮部奏發其背父誑君之罪給事中藍壁等亦

言宗藩越關例至嚴不當受其詐獻以虧國體上然之命送高牆禁錮還其所獻

三十八年十一月懷仁王府庶人聰懋先以罪發高牆遺其母張氏及子俊稅居府母以貧故售其府第聰懋尋宥歸忿怒其母幽之溷廁損其飲食妻竊與之食懋益怒操挺逐母楮擊之致斃事聞詔撫按勒令自盡

三十九年二月詔徙山西汾州慶成永和二王府宗室於關內命有司亟發祿米爲營造府第之資以撫按官言二府宗室各散居村落不便關防故也

潞成王府中尉俊彙謀殺宗人巡撫李文進以狀聞上

以俊彙罪重有違祖訓勒令自殺
四月詔遣官賫勅褒勉靖江王邦寧先是邦寧待諸宗人少恩名封多不以時請宗人怨之遂各持陰事相訐巡按御史龔愷不直邦寧上疏極言其淫縱狀上切責之令自省改擒治諸僕徒寘重典由是邦寧勢阻不復能鈐轄宗人各宗無賴人爲地方害官府無如之何乃復謀重邦寧權以彈壓之遂疏稱其悔過宜降勅褒諭令統治諸宗如故故有是命

五月蜀世子宣圻進黃金千斤白金萬斤助大工賜金幣降勅獎諭

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八十餘逮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疏請旌表從之

十月詔遣刑部侍郎趙大佑同錦衣衛官往勘伊府不法事時給事中龔情至河南卽訊左右被劾罪狀皆服還白奏之王執辯守藩恪謹所造府第未嘗違制陷臣者乃僉事林騰蛟等疏下禮部會法司議請遣覆勘

江西瑞昌王府鎮國中尉多炫多燁各捐祿米銀買田五百餘畝輸之南昌學宮又創書院一所以待士之無居食者撫按以聞詔各賜勅獎勵

荆王翊鉅請封繼母壽氏爲荆王繼妃不許令甲親王元妃有子者不得立繼妃卽繼妃復有子止封夫人無進封繼母爲妃例

十一月趙王厚煜有賢聲嘗屏姬妾獨處一室以二蒼頭侍寢天明見王自經牀下大驚呼妃成氏子成臯王入視翼日長史以病薨訃哭臨如儀而中外洶洶言變起宮闈且及成臯王王懼乃以自經聞蔽其罪於彰德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詔械至京卽訊汝礪戍極邊時雨以威逼論死械至河南斬之長史以下咸罰有差先是潞川王與民爭田時雨治其奴王爲解不聽竟以戍

遣旣湯陰府將軍就汝礪索糧不與又囚其奴王令厚燿詣府辭不見乃見時雨復以語侵之然亦無大忿深宮祕密波及重典時論寃之

四十年二月代府奉國將軍聰浸等以祿糧積欠數年詣闕自陳且言臣等身繫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會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有年踰三十而未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殯埋有行乞市井有傭作民間有流移他鄉有餓死道路名雖宗室苦甚窮民請下所司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萬清查催補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飽冒罪而死亦所甘心 上覽其

疏憫之下山西撫按官核報

三月刑部侍郎趙大佑等覆勘伊王典樸不法事還報言
王聽承奉葉全蔡朝及奸徒吳希周等誘以修理府第
爲名將方城王府桐城郡主第宅洛陽縣獄儒學文昌
祠及法藏寺佛殿盡行逼奪仍闢占官街五道抑買民
房百餘家又遣軍校下洛陽等縣催徵府第價銀括洛
陽寄居民一千餘人逼令作工府中擅立東廠緝事鉤
索小民過失闢府第爲磚城一座重城一座各有重門
環城紅鋪十座自王正宮外建槐椿清和鴛鴦騰光宮
殿百花臺乘風御氣閣凡十一所皆上僭不道又遣內

使軍校大索軍民婦女入府選畱不中令以金贖繫永
寧知縣謝魯拷掠逼跪殿門傳令旨責問俱有實狀如
撫按官言第知府張桂指揮李夢孫不能委曲善處以
激怒王致令爭辯不服亦不能無罪詔下禮部三法司
會議言伊王奢縱淫虐大違祖訓法當重處請嚴加
戒諭令其速圖自新將違例門樓重城改正其逼奪官
民第舍俱各退還添設廠鋪及私建槐椿等宮殿盡行
撤毀強娶婦女應給主并給價者俱各查給仍令長史
司將王改過事蹟開呈撫按具奏詔從之張桂李夢孫
等俱降調吳希周蔡朝等各逮治發遣有差

九月山西巡撫孟淮劾太原知府於惟一當調晉王新典
疏辯其潔已愛民上諭王毋得妄有所干仍下巡按
逮問長史承奉等官

寧夏撫臣奏慶王龔枋讀書好善居家孝友尤能鈴束宗
儀以禮法乞表以勸詔遣官勅諭給坊扁綵幣羊酒

四十一年九月故肅王弼枕妃吳氏奏乞世孫紳堵不俟
服闋卽賜冊封禮部議非常之典不敢擅擬詔特許之
自後宗藩非在邊者不許陳乞

十月御史林潤奏伊王典模前以宮室僭制肆惡虐民爲
撫按所劾上赦勿誅第令省改前過而王怙惡不悛

式日甚一日洛陽生靈如在湯火臣請嚴飭撫按如明旨
刻期改正諸所侵奪悉還主者盡損額外軍校以明王
心跡王奏辯以潤風聞妄言挾私報復疏一時三上禮
科劾奏王怙終吝改箝制言官宜罪輔導等官罪禮部
四言王僭越侈恣擅作威福事皆有驗今又抗違明旨遷
延歲月爲官校祈免漸不可長當如科臣言以法治之
上曰典模不遵祖訓敢行僭擬奉旨改正又抗違瀆
擾姑恕不問撫按官其以前旨切責之若仍不改具以
狀聞巴王不奉詔屢疏自辯復爲言官所劾禮部議當
削罰上亦怒王稔惡不悛奪其祿米三之二革其護

衛下長史等官於按臣逮問因責鎮巡官胡堯臣李守仁等玩視詔旨各奪俸半年

初淮王厚燾以白鴈進有白金文綺之賜歲餘始遣人謝恩又表文失格禮科劾奏王違慢無藩臣禮降勅切責王而令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罪

四十二年二月進封肅王府鎮國將軍弼枳弼棟為郡王弼枳兄弟之父肅靖王貞濂係沒後追封其庶子例不得王枳等乃援周王庶弟朝埴朝堵例以請禮部執不可上特許之

九月廢伊王典模為庶人王既奪歲祿益怨墮詛呪既而訛聞世蕃父子有篡立意乃行白金十餘萬兩賄世蕃為援世蕃受之王意嚴氏父子戴已益跋扈私造軍器陰養戰馬圖大舉又為九五當乾牌置宮府中而強選民間女子十五以上者數十百人不從則闔門棖致怨聲載路有仕人陳大壯者居與府鄰王欲得其址不予令校卒執大壯至府粹而箠之拔其髭鬣殆盡大壯忿恨歿世蕃敗王惜其賂遣優人三十餘走分宜索所賂金世蕃不得已還之使其黨邀於吉安隘盡殺其優人劫其金以故事頗彰聞有河南叅議耿隨卿者廉知其狀白巡按御史顏鯨上之章下禮部法司俱請寘重典

上不允命廢爲庶人禁錮之沒其所有九五牌尚存遂黜其國乃命駙馬謝詔告太廟仍以書諭各王府知之其撥置人等論歿發遣者一百五十餘人

十月禮部言王世子已故追封王爵者其次嫡庶子止封鎮國將軍不得有王封此弘治間例也至武廟時晉世子奇源之子表懽表柵始夤緣封郡王自是奏請紛紜行止靡一請酌定著之令甲以便遵守上命照弘

治間例行

初荊州府有沙市縮穀要路商民多占宅其中以居貨物於是景府諸官校欺王強收爲業渠輩入市徵屋租知

府徐學謨禁勿與第議每歲以銀三千兩輸之分封之始索租使者相望於道皆橫甚佃農漁戶因利屬本府往往棄業以逃沔陽州同阮自嵩等不能禁王怒因馳奏奸民抗違皆官吏陰爲之主下法司覆勘詔學謨自嵩等俱赴部調用

四十三年二月韓府宗室一百四十餘人越關至陝西會城索逋祿環巡撫陳其學鼓譟詬罵其學不敢啓門者數日諸宗室掉臂奮腕橫肆閭里間公行搶奪長安爲之罷市其學檄布政司借發各項銀四萬七千餘兩及疏下得旨復括各項銀三萬一千兩解送該府而各

宗益強暴撞擊雷會城不肯去其學與巡按御史鮑承
廢疏言其狀上怒降勅戒諭融燧令嚴加鈐束發首
惡奉國將軍融燧爲庶人禁住閒宅同惡鎮國中尉旭
渠等各奪祿一年
四十四年正月景王載圳薨上第四子母靖妃盧氏嘉
靖十六年生十八年封爲王四十年二月之國湖廣德
安府年二十九妃王氏無嗣訃聞上輟朝三日諡曰
恭遣誠意伯劉世延往諭祭有司治喪葬如禮加祭二
壇遣中官王臻往經理其府事迎柩歸葬西山處其宮
眷於京邸

一月御史林潤疏言宗藩積弊請行各王府及廷臣集議
處之之策得旨允行會南陵王睦模條陳立宗學以
崇德教設選科以省祿費嚴保勘以杜冒濫革冗職以
除素飡戒奔競以息饕餮准拜掃以廣孝思立憂制以
省祿糧七事禮部因請并下其疏於各王府令雜議以
上仍聽本部會定擬請上裁因集議處事宜六十七條
上之詔爲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

四月融燧既發閑宅禁住韓王奉詔遣官押送之燧怒不
服遂與其弟融煥庶兄融獎融燦融燿等各持刃逐押者
大譟詣平涼知府祁天叙閉門不納乃踰牆執天叙毆

之煥復潛走闕爲燻代詎王及巡撫陳其學各疏聞詔
降煥等俱爲庶人煥燻送發高牆獄等拘禁閑住

九月襄垣王府陵川縣君儀賓裴禹卿地震壓歿縣君自
經事聞下禮部議旌表例不許請坊而許請勅蓋爲生
者設也若歿者雖有勅孰受之且庶民家節烈俱得表
揚况出天潢不加旌異何以風示羣宗自今宜令生者
給勅沒者建坊從之

交城王表袖奏進白鹿言得之平陽府貌姑山仙洞之側
并撰頌以獻詔賜白金百兩大紅金彩袞龍服三襲先
是交城王以無子絕封當嚴嵩用事時表袖以孽宗綱

重賄襲之至是宗藩條例頒行查革表袖知不免乃以
是希寵冀保其封爵云

十二月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柞以與妖賊通謀賜歿

詳妖術

四十五年正月先是唐王宙祿薨無嫡子庶長子方五歲
王母丁氏援趙世孫常清例先請名封而以國事屬承
休王字淵暫理俟庶子壯而立之禮部言親王子五歲
請名十歲請封祖宗定制常清事不可爲訓且托孤攝
事嫌隙易生亦非承休之利今宜止賜庶子名其府事
姑令丁妃經理免進慶表箋各府名封聽徑自具賀奏
不必關白本府候庶子年長嗣爵然後一遵舊例報可

三月賜靖江王邦寧勅令鈐束各宗申明 祖訓其有抗
違不服及公門囑托劫掠強橫者指實叅奏是時邦寧
威望既損朝廷雖嘗降勅獎其改過而各宗不復稟畏
如故甚者十五成羣白晝剽奪脅持府縣號呶里井間
闖郡公私不獲安業禮科給事中辛自修言粵西地臨
絕徼諸宗不靖且釀地方大患宜重邦寧事權俾嚴加
禁戢以銷亂萌故有是命

五月給事中張憲臣等言臣前奉命冊封瀋王長子胤樞
爲王比入境則胤樞卒已踰年該府爲之朦朧請封然
後報喪蓋欲援郡王之例以求卹典兼爲子女加封地
耳今宜止準長子故事給與祭葬所生子女亦不得援
引加封原賞冊文冠服仍行進繳以杜將來非分之望
從之仍命巡按御史治其輔導官罪

命襄垣王成鏐曾孫充煌攝府事成鏐之先以罪廢爵當
嚴氏用事時冒封及是宗藩條例查革冒封故爲充煌
請會長孫封以嘗試朝廷且希爲異日且襲地耳

周府鎮國中尉勤懃先年以越關奏求祿米因言事坐削
爵禁錮時其子朝增已賜名以罪人子無敢爲請封者
家貧丐貸無行有爲之畫者曰王子建言不過禁錮乃
更得衣食縣官是汝父虛名得罪實受賜也今汝貧且

歿孰與發憤上書從汝父俱生乎乃代為草二疏其一
 請貫父罪其一陳中興四事一親宗族以固本支二來
 真賢以正風俗三定國本以安天下四辨邪說以回天
 意朝增如其言自詣闕陳之果得祭錫其輔導等官俱
 下御史治罪 穆宗登極詔釋歸本府仍令有司存恤
 慶成王生子一百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
 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
 異事也

世宗六子 莊敬太子 天

穆宗外

賴殤王

戚懷王

薊哀王俱天追封 景恭王國德安無子國除

隆慶元年正月復鄭王厚烷爵管理國事如舊仍歲加祿

米一百石

禮部言宗室庶人請給婚資必待各府勘奏本部覆議然
 後給與惟南京庶人不待奏請徑自支給而數又獨多
 事體不一請自今南京庶人生子南京吏部保勘登冊
 待及婚娶之年乃為查奏照各處事例給與表裏猪羊
 及首飾銀二十兩往時一婚折銀八十兩之例原非成
 憲當改正從之

先是代王奏大同知縣朱可進笞辱輔國將軍俊柳而撫
 按官張志孝蒙詔又言諸宗室毆傷可進先命給事中

嚴從簡往勘至是勘報實俊柳以私恨誣可進笞辱已而奉國將軍俊樛俊欒及俊柳男增福等宗室數百率校尉羣毆可進又輒加鎖縛請治俊柳等罪而調可進他縣因言代府宗室倡立大會有事則率衆鼓譟凌暴官府漸不可長請諭王鈐束宗室解散私會毋令逞惡不悛事下禮部都察院以俊樛等犯在赦前覆請寬宥而劾治諸校尉充邊衛軍從之

六月釋高牆禁錮庶人充熒等并庶人聰澥等家屬還本府有司給養贍米如例

瑞州府有男子傅子忠者稱爲未封王子名載壅入京師徑馳禮部甬道請給祿米禮部覺其詐移法司問坐詐爲制書論死得旨如擬

肅定王妃吳氏奏以孫懷王無嗣請令定王姪管府事輔國將軍縉熾承襲王爵仍賜給丁土以供祭膳禮部言往者縉熾請封先帝宸斷謂越世無相繼之理成命昭然孰敢違越宜令縉熾安分守職毋得輒假王妃名再三瀆請上曰皇考宸斷倫理明正縉熾不准繼襲但將該府衛所等項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恐非先帝意且惇睦之道不如此其再議以請於是禮部又言縉熾旣爲將軍則與親王統體自別衛所所以衛親

王也不容僭越王及世子金寶非將軍所宜用自當奏繳或量摘衛丁以資耕牧土田之用而王妃金冊容其身終奏繳則朝廷惇睦之仁制裁之義庶幾兩盡從之二年十月遼王憲爚有罪廢爲庶人禁錮高牆國除憲爚性酷虐淫縱惑信符水諸奸黠少年無賴者多歸之恣爲不法隆慶元年以巡按御史陳省給事張鹵先後論劾之追奪嘉靖中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及祿米三分之一既而巡按御史邵光先復上疏數其十三大罪命刑部侍郎洪朝選等往勘具得其實以樂婦之子川兒冒請名封以亂宗統因而逼歿承差等官罪一先皇帝

哀詔至越五日不舉哀成服更縱飲遊獵罪二淫亂從姑及叔祖等妾逼姦婦女或生置棺中燒歿或手刃剔其臂肉罪三毆歿儀賓禁錮縣君勒詐宗人戕殺官校收人之妻攘人之產掘人之塚燔人之屍不可數計罪四用炮烙剝剝等非刑剗人目炙人面燻人耳罪五縱俗人瀆亂宮禁罪六創立離宮私造符璽罪七寵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賜蟒衣玉帶罪八凌辱府縣等官蔑視天子之命吏罪九詭請金印刊刻妖書與徽王通謀不軌及奉詔追奪匿不肯獻罪十葢造美花等院混藏惡少罪十一違例收買應禁器物罪十二假

名遊獵陰演陣圖震驚遠近罪十三 上下禮部會同
多官雜治凡再覆皆如其言 上曰憲燁僭擬淫虐罪
惡多端皆違 祖訓干犯既多官核實叅奏本當盡法
姑革爵禁錮削除世封其遺駙馬鄔景和告 太廟仍
以書示各王府知之撥置羣小俱下御史按問
荆世子常洽坐殘賊淫縱降爲庶人閑宅禁黜長史陳如
愚等三人爲民及內使何山千戶厲德恭等罪各有差
趙王常清請捐祿歲千石以濟貧宗 上允之賜勅褒獎
改封襄垣王府會長孫充煌爲輔國將軍管理府事革鎮
國俊梅爲庶人禁錮高牆奪鎮國中尉俊泉祿三之一

先是襄垣王士堰旣坐罪死國廢仕坯以夤緣冒封襲
三傳至是充煌會襄垣王府及山陰王府諸宗互相告
訐下巡按御史驗問具得充煌冒封及俊梅等驕縱不
法狀故有是命

三年五月先是靈丘王府奉國將軍聰淵長子鎮國中尉
俊叔次子俊蛛父子兄弟竝以爭財相告言不法事於
王龔鑛所王貪索俊叔賄不售逼之以刑俊叔語侵王
王怒使人撲殺之於是俊叔父聰淵弟俊鷺等共告王
王知懼俊蛛素兇狡乃計誘入府因殺其中官王成物
以相抵飾事聞下撫按覈奏得實有 旨龔鑛虐刑致

死尊長姑免死發閑宅禁住與後蛛俱降爲庶人聰淵奪祿半年後鴛等三月
崇陽王府奉國將軍崇征妻封淑人郁氏通其表姪蕭木木父韶知之欲舉首木與郁氏遂毒殺韶事發木坐凌遲死獄中御史具郁氏獄奏上上以崇征治家不嚴奪祿米半年郁氏論死
時新定各王府旁支不許襲爵之例於是秦府隆德王敬鎔襄府安福王載堯俱以先世冒封法當革襲禮部以爲請得旨敬鎔載堯伊父旣以前承襲竝准襲封
周王在誕疏舉宗室原武王睦頗有賢行禮部覆請降勅

獎諭從之

七月交城王表袖以弟襲兄爵例當革奪乃遵詔自首願辭祿守秩禮部爲請命以本爵祿終其身

山西撫按官靳學顏等請如禮部議命晉府瀋府及慶成永安和寧隰川陽曲西河交城靈丘山陰襄垣懷仁等王府各建宗學延請師儒教督宗室子弟從之
降慶成王府奉國中尉表栳知蕪爲庶人閑住禁宅表栳等俱奪祿二月先是虜犯汾州宗室多見殺掠者下有司勘議優恤表栳等越關自陳勘驗無狀罪之

慶成王府奉國將軍新瑞殺母及幼弟并殺其妻自縊死

事聞下撫按官勘實上以新帶極惡雖死未盡其辜仍令斬首焚屍
 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為王仍支鎮國將軍祿先是縉熿以屢請襲封不許乃令延長王真澆等代奏謂親王統不當絕且封爵遞降品秩益卑內不足以鈐束宗支而外無以鎮邊方杜番夷窺伺事下禮部覆言縉熿以懷王從父例不得繼襲此先帝獨斷皇上親裁成命赫然孰敢違越而縉熿復使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是條例不足憑而明旨不足信也其謂親王統不當絕則高皇帝之子潭趙湘安郢五王憲宗之子岐雍

壽汝涇五王皆以無嗣國除當時何嘗繼統惟念祖宗之深意修先帝之明法堅賜宸斷杜其請求以定經制上以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特令縉熿襲封為王於是禮部執奏宗藩條例一書乃廷臣集議先帝臨決勒成令典以抑冒濫萬世不可易之成憲也縉熿請襲自先帝及皇上皆報罷此萬世當守之明旨也縉熿蔑成憲玩明旨肆然瀆奏若復聽之則宗室效尤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聖世所宜有哉且肅府始封甘州今徙蘭州在內地不必變更條例皇上即欲聽許宜下廷臣集議之使朝廷大信可全宗

藩大分不越然後可或上曰已有旨不必阻撓既而禮部請封縉熲爲郟王上不許竟封爲肅王給事周詩等御史劉良弼等爭之皆不聽蓋太監陳洪入其賄力主之部議不能奪也

命肅王縉熲次子止授本等官爵著爲令從大學士李春芳等請也仍令自今繼絕者悉視此例冊封皇子翊鏐爲潞王上告內殿畢出御皇極殿傳制遣成國公朱希忠持節大學士李春芳捧冊寶行禮安丘王府奉國將軍觀燧以奸淫事手殺弟婦縱火燒其家期滅口事覺詔撫按官勒令自盡

靖江王府奉國中尉經訊經譏以私忿持刃擊殺其兄經設暴其屍於市給言經設姦逼繼母奉母命撲殺之宗長規征爲經設訟寃下法司勘議得實有旨經訊推刃親兄情罪深重令撫按勒令自盡降經譏爲庶人

穆宗四子 神宗外 靖悼王殤未之國 潞王國衛輝

王世貞同姓諸王表曰旨哉班固之引詩曰介人維藩
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夫豈直以昭展親敦睦
之義蓋首廣樹肺腑以夾輔王室有深長思焉然天子
之號僅爲王王畿不過千里諸侯之殺也十之故以至
親勛德無兩周公而晉斬九命地裁百里衛鄭以下可
推已自秦始私天下孤立自雄諸公子無尺寸之地拱
手以成關東諸侯之勢漢祖大鑒其失故襄王王齊元
王王楚潁王王吳如意王趙文帝王代皆夸州兼郡連
城數十宮室百官竝制京師識者譏其矯枉過正焉易
世而後勢不得不分其地降其官屬苛責以法而割其

權至東平憲王遂兼驃騎將軍雖以王故位三公上而
隱然臣庶之列矣魏晉而後入爲常伯出領岳牧積資
累陞始遷鼎司當是時一字二字皆同國封無所軒輊
隋唐之世始以一字爲國王天子之親子弟爲之正一
品二字爲郡王屬之稍疎者爲之從一品以逮於宋大
抵因之蓋國邑不及兩漢而事寄不及六代養之以祿
食崇之以虛器如是而已元起沙漠其自太祖以下咸
分部西北或爲行國以畜牧自娛樂或控西番賦城郭
爲食邑又竭府庫之金帛綿鈔以資之至世祖之昭穆
始約略如唐宋時而爵秩稍崇事寄亦稍重明興 高

皇帝損益百代以成彝典而其大指在封建本支卽位
之元年立 皇太子三年封諸王秦王都長安晉王都
晉陽 燕王都燕周王都汴楚王都武昌齊王都青潭
王都長沙魯王都兗從子靖江王都桂林皆據名藩控
要害以分制海內至十一年復封蜀湘諸王國置相傳
以下官屬與京師亞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疋
其冕服則九旒九章車旂服飾僅下天子一等靖江歲
祿雖薄冕服亦次而設官置衛宗廟社稷儼若親王天
子之臣貴重至太師丞相公侯不得與講分禮伏而拜
謁可謂隆崇之極矣親王之支子尚得爲郡王郡王之

支子始爲鎮國將軍從一品鎮國之子爲輔國從二品
輔國之子爲奉國從三品皆將軍奉國之子爲鎮國中
尉從四品鎮國之子爲輔國中尉從五品輔國之子爲
奉國中尉從六品自是雖支庶皆得稱中尉不爲齊民
而親王之女稱郡主尚之者曰儀賓從二品女自縣主
郡君縣君鄉君儀賓自三品至六品皆得襲冠帶享祿
奉推恩可謂廣矣 高皇帝旣厭羣臣太孫御曆而二
十三王者皆叔父行以意行國中自如禮樂刑政幾不
自上裁之則傷恩縱之則傷法於是齊黃以鼂大夫之
謀進而掩襲時下僂辱繼之諸叔惴惴人不自保 文

皇因燕之成資奮戈南向僅三載而易大物雖神武絕
倫猛將僂力蓋亦有天助焉高煦狂前勝宸濠乘國瑕
用其螳螂之斧蛙黾之鼓而當伏軾不旋踵而糜碎雖
順逆之理懸亦強弱異也所以云弱者護衛不設不得
臣一切吏民進止機宜一切不預百口之命仰給於縣
官卽小有淫泆越志者片紙旦下而夕繫於請室百世
之社稷不屋矣然而麟趾振振螽斯日蕃殷之子孫其
麗不億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而浮繫一城祿請
不給仕宦永絕農商莫通於是禪王不知南面之愉支
子更起齊民之慕雖大司馬之九伐可以無施而司農

國朝典彙卷十三
宗
宗伯技殫策困而無所措手乃有請減歲祿者有限宮
媵者甚而有限支子者要之徒損天子親親之名而無
益於大計愚竊以爲海內大省十有五六其得封者獨
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而已蜀僅有一王不足
累自兩直隸及浙西三郡財賦之地不可以開朱邸其
他若閩若廣若滇若貴若蜀之重順浙之東南諸望郡
可以舉周晉代韓郡王而下其困不給者分徙而居之
官爲量給道里居室之資所徙非大國則其民易支所
徙皆困宗則其人不戀土奉國中尉而下止以築室取
婦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予冠帶不奉歲祿不限城

野材者聽其補博士弟子科不材者習四民之業以自
給年至六十始與本品服優之諸儀賓自鎮國以上以
品爲冠服而亾奉廩輔國以下如齊民而不絕其仕路
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夫疎不間親下無議上此在
天子獨斷而行之非可以人臣與也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此又不可舍置弗觀悉也

按隆慶萬曆之際宗室蕃衍可謂極矣宗伯苛爲革削
司寇嚴其條禁以故時損時益而其見在者得而志之
高皇帝子秦親王一位郡王一位將軍一百七位中尉五
百七位郡縣主二百四十二位庶人一百四十九名

晉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一千八十五位中尉二千二百位郡縣主君一千五百十一位庶人一百七十七名 周親王一位郡王四十六位將軍一千三百四十九位中尉二千五百五十九位郡縣主君一千二百六十五位庶人一十五名 楚親王一位郡王六位將軍一百九十八位中尉六百四位郡縣主君四百四十七位庶人七名 魯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六十七位中尉一百七十位郡縣主君二百四十四位庶人六名 蜀親王一位郡王七位將軍四十六位中尉七十二位郡縣主君五十六位庶人無 代親王一位郡王十八位將軍一千二百七十九位中尉一千三百四十四位郡縣主君一千三百三十位庶人百五十名 肅親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六位中尉 位郡縣主君八位庶人一名 遼親王奪郡王九位將軍一百八位中尉一百五十位郡縣主君一百二十位庶人十名 慶親王二位郡王六位將軍六十一位中尉五十六位郡縣主君五十七位庶人六名 寧親王奪郡王三位將軍二百七十六位中尉二百六十五位郡縣主君三百二十四位庶人四十四名 岷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十位中尉十五位郡縣主君七十三位庶人無 韓親

王一位郡王十七位將軍四百三位中尉五百八十六
位郡縣主君六百四十三位庶人二十九名 濬親王
一位郡王十六位將軍二百四十二位中尉二百一十
位郡縣主君二百七十六位庶人十三名 唐親王一
位郡王二位 將軍二十二位中尉十五位郡
縣主君三十五位庶人無 伊親王奪郡王二位將軍
二十八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二十二位庶人二名
文皇帝子趙親王一位郡王八位將軍一百八十六位中
尉一百十七位郡縣主君二百八十三名庶人三名
昭皇帝子鄭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六位中尉五位郡

縣主君三位庶人三名 襄親王一位郡王四位將軍
十二位中尉十位郡縣主君十位庶人無 荆親王一
位郡縣主君二十八位庶人一名 淮親王一位郡王
十三位將軍三十四位中尉二位郡縣主君三十一位
庶人無
睿皇帝子德親王一位郡王五位將軍七位中尉無郡縣
主君五位庶人無 崇親王一位郡王三位將軍七位
中尉無郡縣主君七位庶人無 吉親王一位郡王二
位將軍四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四位庶人無 徽親王
奪郡王十五位將軍三十七位中尉無郡縣主君二十

七位庶人無

純皇帝子益親王一位郡王十二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

縣主君十一位庶人無衡親王一位郡王十位將軍

十二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四位庶人無榮親王一

位郡王四位將軍九位中尉無郡縣主君十五位庶人

無人靖江郡王一位將軍十五位中尉七百十二位郡

縣主君七十四位庶人十四名

共郡王二百五十一位將軍七千一百位中尉八千九

百五十一位郡主縣主郡君縣君共七千七百七十一

人六百二十未封未名者與齊府高牆之庶皆不與焉

真和興庶

